



ULSZ3094 PROJECT II

探讨佛教仪式文化研究——以梅州客家香花为例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itual Culture of Buddhism: A Case Study of the Meizhou

Hakka Fragrant Flower

涂诗怡

TU SHIYI

20ALB06655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23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V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2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3
第三节 前人研究结果.....	5
第四节 论文架构.....	7
第二章 佛教仪式文化的基本特征.....	9
第一节 形式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9
第二节 既注重“外在性”，又注重“内在性”.....	10
第三节 表现为一种社会功能和精神寄托.....	11
第三章 梅州客家香花仪式的源头.....	12
第一节 梅州客家香花的形成，源出汉代的“俗讲”和唐、宋的《变文》和《宝卷》.....	12
第二节 梅州香花仪式与百越、畲族文化.....	14
第三节 梅州香花产生的宗教文化历史背景.....	14
第四节 梅州香花的社会来源.....	15
第四章 寺庙世俗化发展与香花仪式的定型.....	17

第一节 梅州佛教世俗化在《楚香馆杂缀撮抄》中的表现	17
第二节 香花小庙中僧侣生活的变化情况	18
第三节 香花仪式在整个发展和传承过程当中出现的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 ..	19
第五章 20 世纪佛教香花仪式的更新和走向的阐明	21
第一节 梅州客家香花佛事的现存情况	21
第二节 佛教香花在僧侣传承、生活规范等多方面出现的问题	25
第六章 结语.....	28
引用书目.....	29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涂诗怡 TU SHIYI

学号：20ALB06655

日期：2023 年 09 月 5 日

论文题目：探讨佛教仪式文化研究——以梅州客家香花为例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itual Culture of Buddhism: A Case Study of
the Meizhou Hakka Fragrant Flower

学生姓名：涂诗怡 TU SHIYI

指导老师：杜忠全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广东梅州客家香花仪式是当地特有的宗教丧葬活动，融入了鲜明的地域民俗文化。在其数百年的演变中，仪式经历了宗教与世俗的交织与转型，这不仅为其在基层民众中的流传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反映了客家族群日益增强的文化认同感。本文第二章至第五章对佛教仪式文化的基本特征进行了论述，对梅州客家香花仪式的源头展开了分析，梅州香花作为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宗教文化现象，必然离不开其所处的宗教文化历史背景；在佛教香花仪式中，选择性地采用了正统宗教的宗教精神和象征物，增强了对民间死亡观念的神圣表达，同时也巩固了这一信仰的传统。此外，在仪式中还添加了各种民歌、山歌、民俗彩绘、民间武术表演等民间艺术形式。这不仅达到了娱神、娱人的审美目的，同时也在艺术上获得了普通民众的认同。通过这种方式，老百姓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宗教仪式所表达

的宗教内涵。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具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宗教仪式，它在广东梅州侨乡客家地区扎根深远，并传承至今。本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对梅州客家香花仪式进行深入探讨。该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相关文献，旨在全面并准确地了解梅州客家香花仪式的起源、发展历程和基本特征。此法同时汲取了前人的长期研究成果，为对该仪式的理解提供坚实基础。本研究对梅州客家香花仪式进行深入探析，旨在揭示其内涵的佛教仪式文化，并分析该宗教仪式的发展脉络及其所承载的宗教文化精神。本研究发现，梅州的香花仪式是一个文化交织的产物，融合了外来宗教、客家文化、传统信仰及百越和畲族的文化元素。这种文化整合不是自发的，而是由地方文化精英进行有意识地整合。此仪式通过结合宗教精神与民间艺术形式，如民歌、山歌等，增强了其宗教内涵的传达和接受度，从而在梅州地区得以深入传承。

关键词：佛教仪式文化、梅州、客家香花、法事

致谢

随着毕业论文的完成，我在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学士学位阶段的旅程也已经进入尾声了。无数次地构想过这一部分要怎么去写，真正到了这个时候还是赶在查重前匆匆忙忙地写下这段文字。

我的大学独家记忆，或满足，或遗憾，或喜悦，但最多的还是感激，感激身边的每一个人。

首先感谢我的家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了我最好的一切，让我现在能够去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早点看到更大的世界。

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杜忠全老师在我写毕业论文期间对我提供的所有帮助，感谢老师的包容与耐心。感谢我的 Academic Advisor 林良娥老师在我大学三年期间对我的照顾和支持。大学得遇如此良师，我荣幸之至。同时感谢这三年每一位任课老师，感谢老师们的倾囊相授。

感谢杨惠琼同学，陪我一同度过异国的大学生活，参与了彼此的喜怒哀乐。感谢在马来西亚认识的所有朋友，让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变得不再普通。前路漫漫，愿我们有前程可奔赴，亦有岁月可回首。

感谢几位在远方的好朋友，他们陪伴了我一半的青春乃至未来，因为他们的存在寄托了我大半的情感；他们说过“努力才是生存之道，再多努力一下，从天而降的星星就是你。”他们也会说“等待的时间很苦，但对于梦想，不能失去的就是信心和努力。”他们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总是给予我鼓励，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点亮满天星，照亮我未知的旅程，给我继续前行的勇气。

最后，感谢这个一路走来永不言弃坚持到底的自己。凡为过往，皆为序章，我相信落幕的只是我的大学生活，而不是我依然有着千万种可能的人生。只活一次的人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快乐的生活吧，我坚信在乌云之后一定会有灿烂的日子，

只道谢，不道别。早晚复相逢，祝诸君平安喜乐，万事顺遂。

第一章 绪论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当中，宗教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仅对于教徒的精神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哲学、文学以及历史学等人学学科也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以自身悠久的历史积淀、成熟的理论体系和佛教教义，是中华传统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全球范围内，佛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当它传入中国后，经过数个世纪的演变与发展，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中心的多种佛教流派与体系。佛教仪式文化是一种信仰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延续的一种传统习俗。它具有宗教性，但又不像宗教那么神秘，它主要体现在世俗仪式中。仪式在佛教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佛教也产生了很大的作用。随着人类社会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作为一个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和精神寄托的宗教信仰及其相关仪式在历史上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与思维方式，它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已成为一种传统。佛教仪式文化是随着佛教的产生的，而佛教从产生到今天一直存在，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并形成了独特的信仰和思维方式以及具有文化价值。佛教仪式文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中所出现的一种重要现象和方式，已成为一种传统、一种习惯、一套思维方式，也是宗教及社会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特殊符号和内容。

客家信仰自古流传至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形成了一套完整完善的民间宗教活动形式。其中香花祭祀作为一种古老而又神秘莫测的宗教礼仪仪式活动，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承载着许多人文思想和社会功

能。客家香花仪式是梅州客家人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的一种宗教形式，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宗教色彩。梅州客家香花作为一种流传甚广的民间祭祀活动，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佛教文化内涵。从梅州客家香花信仰的产生与发展来看，这种民间佛教民俗文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梅州客家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信仰方式。其中佛教信仰是一种重要的客家文化形态，主要表现为对“佛”的虔诚、崇拜和信仰。在传统习俗活动中，无论是祭祀祖先还是神明，都离不开“香花”这一媒介。

研究佛教仪式不仅可以使我们对传统宗教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与理解，也可以为传统文化向现代经济、现代社会转型提供一种理论基础。因此本论文则想通过研究以梅州客家地区香花仪式，从而更深入的了解佛教的仪式文化。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佛教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演变，最终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元佛教体系。客家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也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社会。其中最为典型的的就是客家地区（主要是广东客家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2.信仰多元；3.民间宗教；4.本土与外来文化的交融。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在文化领域里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佛教作为一种古老而又独特的人类文明形态和思维方式，已经融入了整个人类社会。因此研究客家人宗教信仰及仪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在笔者的家乡中国广东梅州，有个流传于侨乡的一种超度亡魂的特有宗教仪式——客家香花，它

是属于民间丧葬仪式中重要的一个部分，不仅具有浓郁的民俗特征，也体现了丰富的佛教文化色彩。选择和讨论佛教文化研究——以梅州香花为例，其原因一是客家地区位于中国南部地区，它是一个历史悠久、多元一体的多民族聚集区域；客家人具有吃苦耐劳、勇于开拓和进取精神。其二是梅州香花在梅州客家地区虽然非常常见，但据了解所知，从普及的区域来看，它却只属于梅州和周边客家地区，覆盖的人群也只不过一千万人左右，这也不难看出这个梅州香花是有多么的神秘。

时至今日，“香花佛事”主要流行于粤东梅州地区，是客家文化带标志性特征之一。梅州现存的民间超度法事叫做“做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香花仪式，因为地域不同分为“上水”和“下水”两个部分，其分界线就在梅县的西阳、丙村一带。前者距梅州城 12 公里，后者为 20 公里。广东梅州客家香花是一种独特的宗教仪式，流传于侨乡，属于民间丧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深厚的民俗特色，也体现了丰富的佛教文化色彩。

本论文通过对于梅州客家香花仪式进行分析，探讨其中的佛教仪式文化，力求对于该宗教仪式演进过程以及其所蕴含的丰富的宗教文化意蕴进行分析。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香花”这个词语在佛教道教以及民间的祭祀过程当中频繁出现。在佛教中一方面指信徒进香和献佛的供养过程的描绘，另一方面是指抛洒带有香味的鲜花的人，也就是在宗教仪式中负责进行散花仪式的固定僧人。在道家中也存在着供养神明的涵义。在民间，乐舞杂剧的开篇主要出现香花，表现形式为念花名。法

事的执行者称为香花僧、香花和尚、斋姐、斋嫫。斋各有一寺，但寺内不举行香花祭。因此，梅州香花的主要含义是指一种具有深厚地狱民俗文化特色的超度亡魂仪式，由香花僧、斋受邀斋主一家入户，为过世的亲人举办。据《梅州县志》记载，这种度亡仪式在当地大约出现在明末清初，距今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本文的研究范围主要是针对梅州客家香花仪式中所蕴藏的佛教文化因素进行研究。

为了确保本文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本文的研究范围主要是针对梅州客家香花仪式中所蕴藏的佛教仪式文化因素进行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开展论述。

受到地缘关系的影响，笔者无法到梅州客家聚居地开展研究，且梅州香花仪式的举办时间并不是固定的，且开展实地调查不符合逝者家属的意愿，所以开展实地研究的难度较大，所以本文将主要以文献研究法进行研究。文献研究法主要是依靠阅读和分析文献获得相关课题的资料，以便能够更加全面，更正确地了解相关问题的一种方法，通过文献之研究可以深入了解梅州客家香花仪式的来源与发展沿革，也可以通过前人常年的研究中了解到现存梅州客家香花仪式的基本样

第一类文献是关于梅州香花仪式的专著，对于目前在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三部作品展开研究，即李国泰的《梅州客家“香花”研究》、王馥的《佛教香花——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与地方社会》和李春沐、王馥的《梅州客家佛教香花音乐研究》。其中，李国泰的《梅州客家“香花”研究》是有关香花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该书立足香花文学性描述，对现存《香花经》文本予以文献汇编。王馥的《佛教香花——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与地方社会》，从《香花经》文本艺术和香花音乐入手，梳理明清时期香花僧侣的宗派、族群渊源，梅州地区香花寺庙的现状等。李春沐、王馥的《梅州客家佛教香花音乐研究》，以香花音乐为主线，兼论梅州香花仪式与佛教的渊源。

第二类文献是部分带有梅州香花仪式研究的地方志书，因为梅州香花仪式是属于地方特色民俗文化，相对于完整的佛学著作或经书而言，地方志能够很好地体现出梅州香花仪式的发展沿革以及其中涉及的细节变化，同时也能感受到当地政府或者乡绅对于梅州香花仪式的态度和价值，所以在研究时高度关注了现存的闽粤地区的地方志书。

第三类文献是关于梅州香花仪式的研究论文，目前对此研究的论文，主要是在民俗学、文艺学和宗教三大领域之中，本文主要是围绕梅州香花仪式当中的佛教文化思想展开论述，所以对于上述三大领域中的相关文章要开展广泛阅读和分析。

第三节 前人研究结果

根据目前所查阅到的资料，关于梅州客家香花仪式的文献和专著是少之又少。国内外对于梅州香花仪式的研究层面，李国泰对于香花进行了大量文学性描述，特别对于现存的多个版本《香花经》的文本进行整合并且予以文献汇编，¹而王馗更加关注香花音乐，兼顾其香花仪式与佛教之间的渊源。²在对于梅州香花仪式与佛教之间的关系研究中，李国泰和王馗认为梅州香花是属于传统佛教的一个地方化变化的体系，房学嘉通过对梅州的覘公、香花佛事及其具体形式的深入研究，提出“梅州香花就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佛教化的道教，并属于普庵教”，也就是说其与佛教与道教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³可见梅州客家香花仪式中所蕴

¹李国泰，《梅州客家“香花”研究》（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页23。

²王馗，《佛教香花——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与地方社会》（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页14。

³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页37。

藏着丰富的佛教文化色彩，可以针对其进行佛教音乐文化的探究。

对于梅州香花的历史发展进程研究中，房学嘉的《客家源流探奥》和《从香花佛事科仪看客家文化的特征》等论著对于梅州佛教以及香花的仪式和程序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对研究仪式中的细节变化具有引领性意义；而陈运栋对于台湾地区香花仪式以及所保留的客家习俗进行阐述，对于梅州佛教文化的发展做客一定的补充说明。

对于香花仪式的过程性研究十分广泛，本文更加关注其中结合信仰仪式的全过程的研究。王馗在《香花佛事——关东升梅州市的民间超度仪式》对于梅州市民间的超度仪式过程中的佛事以及民俗礼俗进行分析，对于梅州香花的上水版进行详尽描述，文章主要是通过对于相关人事开展访谈，通过多方面的询问，不仅呈现出上水版梅州香花仪式的基本风格以及佛学色彩，而且表现出该仪式在当地所发挥的不可忽视的社会功能。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谭翼辉在其《粤东的香花和尚与香花佛事科仪传统》中对于梅州香花仪式中的组织者香花僧（斋姐或斋嫫）及该仪式的流程进行阐述，而杨鹤书、谭斌的《仁居地区客家人宗教信仰考察》，对客家的丧葬佛事给予了较为深入的关注，更加关注其中的佛学色彩。此外，叶明生的《漳平道坛“破沙寨”仪式之音乐及戏剧概述》和刘远的《漳平道坛〈目连救母〉的发现》主要探讨了宗教中的丧葬仪式戏剧，重点关注梅州香花仪式中音乐和戏剧所体现的佛学色彩。关杰、杨韬的《从民族音乐的角度看广东梅州客家〈香花〉仪式音乐为的运用》，则展现了梅州香花音乐的大体概貌，为后期研究梅州香花佛事当中的音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⁴

⁴关杰、杨韬，〈从民族音乐的角度看广东梅州客家〈香花〉仪式音乐为的运用〉，《哈尔滨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页147。

第四节 论文架构

本文的第一个章节为绪论，内容陈述本文研究动机和目的，研究范围及方法，第三节是前人研究结果，以及论文架构。

第二章关于佛教仪式文化的基本特征，便是从三个方面去考察：一是形式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也有从西方文化吸收后形成的新形式，甚至还有新的观念和仪式；二是它既注重“外在性”，又注重“内在性”；三是它表现为一种社会功能和精神寄托。其中，前两个特征是佛教仪式文化比较显著的特征，第三个是其他宗教文化与佛教仪式文化的相互影响。在这三个方面中，第二个是外在性。首先表现为一种社会功能，其次要表现为一种精神寄托和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

第三章重点是对于宋元时期的梅州在地信仰与佛教流传过程的分析，以此追溯梅州客家香花仪式的源头。此部分首先对于李士淳在《重修灵光寺募缘序》当中对于“梅州”的地域划分进行阐述，首先对于文章所阐明的“梅州”地域进行划定，其次对于梅州文化当中“惭愧祖师”的地域差异文化表现进行分析，惭愧祖师是梅州地域文化个性的重要标志。当代香花僧人称惭愧祖师为客家人的“福神”，而在《香花》文本的《接佛》等仪式中，称惭愧祖师为“阴那潮梅界惭愧大禅师”，两者相较可见潮梅界并不单单指的是地理层面的分割，而是包含着客家人和潮家人两大民系的根本上的区别。

第四章则是围绕寺庙世俗化发展与香花仪式的定型。该部分首先对于梅州佛教世俗化在《楚香馆杂缀撮抄》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得出清末以来梅州佛教日益趋向世俗的结论，这不但表现在类如斋戒、守庵等日常生活规范的改变，也表现

在寺庵更加紧密地融入地方社会，特别是民国初年一度出现的庙产入学风潮，使香花艺术因为佛教在梅州的世俗化而再次获得发展。⁵ 其次对于香花小庙中僧侣生活的变化情况，特别是女性群体的加入进行阐明，这一群体完全排除了形成了以寡妇、贞女为特征的佛教团体，逐渐地取代了曾经一度在梅州出现比丘尼僧团。第三是对于香花仪式在整个发展和传承过程当中出现的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进行阐明，即梅州客家人不仅仅有汉族文化当中固有的信仰与文化，具有中国民间信仰的共同性，但是面对不确定的情况以及新接触的宗教文化，他们不约而同选择将这些神明也加入到自身的信仰体系当中，从而获得更多神明的保护，因此也使得客家人有了许多俗神俗佛的特殊标识。久而久之，客家人的宗教信仰体系成为一个繁杂多样的且包含众多文化的体系，深深植根于代代传承的客家人心中。

第五章则是对于 20 世纪佛教香花仪式的更新和走向的阐明，对于梅州客家香花佛事的现存情况进行分析，并且提及今天的佛教香花在僧侣传承、生活规范等多方面均出现了很多问题，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弊端，但是，毫无疑问，香花艺术已经成为梅州客家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⁶

因此笔者将在接下来的四个章节讨论梅州客家香花仪式的文化。

⁵ 张小燕，〈众溪汇潭：广东侨乡梅州客家香花仪式的文化源头分析〉，《世界宗教文化》2015 年第 6 期，页 142。

⁶ 张小燕，〈梅州客家香花仪式的研究状况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反思〉，《世界宗教文化》2016 年第 5 期，页 83。

第二章 佛教仪式文化的基本特征

第一节 形式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佛教仪式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其形式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宗教文化体系，佛教仪式以其多元化的形式展现出来。这种多样性包括佛教寺庙的建筑风格、佛像雕塑的风格，以及仪式的方式和流程。

首先，佛教寺庙的建筑风格反映了不同地区和时期的文化特色。无论是中原地区的古老寺庙，还是西藏地区的庄严寺院，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设计元素。例如，经典的中国佛寺通常采用木结构、悬山式屋顶和重檐式建筑，展现出古朴典雅的风貌。而西藏的寺庙则更加注重色彩和装饰，巍峨壮观的建筑结构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

其次，佛像雕塑也是佛教仪式文化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佛教教义认为，佛像是供奉和礼拜的对象，通过对佛像的供奉和膜拜，修行者可以心无杂念、获得内心的宁静和启迪。因此，佛像雕塑的风格也各不相同。无论是善男信女供奉的小型佛像，还是庄严肃穆的大型佛像，每一个佛像都展现出独特的表情和姿态，体现了佛教教义中的智慧和慈悲。

最后，佛教仪式的方式和流程也具有多样性。不同地区和流派的佛教仪式可能存在细微的差异，但它们都以虔诚的心态和一系列特定的仪式动作展开。例如，佛经的诵念、礼拜佛像、上香、念佛等都是常见的佛教仪式。这些仪式既是修行者与佛教信仰互动的方式，也是传承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

综上所述，佛教仪式文化的形式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其基本特征之一。无论是寺庙建筑的风格、佛像雕塑的形态还是仪式的方式和流程，都展现出佛教文化的多元与包容。这种多样性使得佛教仪式文化更加丰富而独特，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接触和理解佛教教义的重要途径。

第二节 既注重“外在性”，又注重“内在性”

佛教仪式文化是一种具有独特特征的宗教仪式文化。它既注重仪式的外在形式和表现，同时也注重仪式的内在意义和内心体验。

在外在性方面，佛教仪式文化强调仪式的形式与规范，包括服饰、礼仪、动作等方面的要求。在佛教寺庙中，各种仪式往往都有严格的流程和程序，参与者需要按照规定的动作和姿势进行行动。这种外在性的注重体现了佛教对仪式的尊重和敬意，使得仪式更具庄重和隆重感。

然而，佛教仪式文化并不仅仅关注外在形式，更注重内在性的体验和精神追求。佛教教义中强调内心的修炼和觉悟，仪式作为一种修行工具，通过参与者内心的参与和投入，来达到心灵的净化和觉醒。在仪式中，参与者可以通过冥想、念经等方式，把自己的心思从尘世的纷扰中解脱出来，进入一种超脱于日常生活的宁静状态。

因此，佛教仪式文化的基本特征既包括注重外在形式的庄严和规范，也包括注重内在意义的精神追求。这种综合性的特征使得佛教仪式文化成为一种独特而美好的宗教文化形式。无论是参与者还是观察者，都能够从中感受到一种超越尘俗的宁静与平和。

第三节 表现为一种社会功能和精神寄托

佛教仪式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宗教文化形式，具有独特的特征。首先，它具有有一种明显的社会功能。佛教仪式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活动，不仅可以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还能够加强社会团结和凝聚力。在佛教仪式中，信众们共同参与并投入其中，通过参与仪式的过程，他们能够感受到彼此的存在，建立起一种共同体意识。此外，佛教仪式还能够提供人们减轻压力、舒缓心灵的场所，成为人们凝聚情感、分享喜悦和忧伤的平台。无论是庙会、法会还是朝拜等仪式，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互关怀、共同祈愿的空间。

其次，佛教仪式文化还是一种精神寄托的表现。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将灵性的需求视为核心，而仪式则是信仰的外在表达。佛教仪式通过符号、音乐、舞蹈等形式，向人们展现了一种虔诚和敬畏的氛围，引导信众们与佛陀以及其他神圣存在建立起联系。在仪式中，信众们通过念诵经文、持咒等活动，能够静心冥想、净化心灵，并找到一种超越尘世的宁静。这种精神寄托不仅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心灵的慰藉，还能够给予他们对生活的勇气 and 希望。

综上所述，佛教仪式文化的基本特征在于其作为一种社会功能和精神寄托的体现。通过参与仪式，人们能够加强社交关系，提升社会凝聚力；同时，在仪式中找到心灵的慰藉和寄托，使自己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佛教仪式文化的独特魅力不仅体现在其仪式形式上，更体现在其所传递的精神内涵中。

第三章 梅州客家香花仪式的源头

第一节 梅州客家香花的形成，源出汉代的“俗讲”和唐、宋的《变文》 和《宝卷》

梅州客家香花的形成，源出汉代的“俗讲”和唐、宋的《变文》和《宝卷》。早在佛教传入东土时，就有一种佛教界认同的正规形式，以通俗的语言，融入本土民间故事，用以解释佛经哲理。这些讲经内容以及说词，后来形成文字，修改成韵文，成了俗讲经师们的说唱文本，最后形成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唐代时称为“变文”或“讲经文”“说因缘”，到宋代又称为“宝卷”。

明末清初，梅州兴宁县举人、著名高僧何南凤因袭了“变文”“宝卷”的体裁，以民歌的形式将客家民俗故事和佛经内容整理改编成《客家香花经》，融合佛教仪式中的舞蹈和技艺表演，形成了“香花佛事”。

香花佛事分为演唱文本、舞蹈表演（含杂耍技艺）、香花音乐、香花艺术等四大类。其中演唱文本分为《三辰救苦》《关灯》等 30 多段节。演唱文本以客家山歌四句七字为基本结构，唱词与客家山歌非常相似，口语化、方言化、通俗化、形象化。表现手法多采用比兴、借喻、谐音等形式。如对景物描写：“竹影扫阶尘不动，月归沧海水无痕。”尤以比喻为最多，在《叹亡魂》中，连续把亡魂比作：“天上星、一塘莲、一树梅、一园蕉、一笼鸡、一只鹅、一孤舟、一枚针”等，每一比喻便是四句歌词。如：“亡魂相似一对鹅，两翼些些飞过河。飞河不过河中死，连叫三声么奈何”；“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似采花蜂。采得百花

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大量的比喻运用了民俗语言，用客家话演唱，强化了香花唱词的客家文化内涵，使其表达的思想通俗易懂，深入人心。

何南凤作为这一仪式的集成者，他同时精通儒释道三家学说，创建了名为“横山堂”或“黄山堂”的组织。在当时，一些高僧如木陈和尚以及地方知识分子李士淳等大儒的支持下，何南凤将佛教中广泛流传的俗讲经本、儒家思想中的孝悌观念，佛道教度亡仪式，以及民俗丧祭仪式中的各种元素进行整合与集成，从而规范了香花仪式的程序。与此同时，他还引入了大量通俗的客家山歌唱词和客家方言，使得梅州香花仪式中的《香花经》变得通俗易懂，并更加符合当地民众的审美喜好。

随着历史的进程，梅州香花仪式不断演进并与时俱进。在演变的过程中，梅州香花仪式融入了新的唱词、唱腔以及民间艺术形式，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丰富多样的梅州香花仪式。这一演变过程使梅州香花仪式的内涵更加丰富，它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祭祀活动，而是融合了更多的文化元素。梅州香花仪式的发展展示了梅州地区文化的独特魅力，反映了当地人民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追求。梅州香花仪式不仅仅是一种特色民俗活动，更是梅州人民对祖先崇拜和敬意的一种表达。通过举行香花仪式，人们向祖先祈福祈愿，表达对祖先的感恩之情。同时，香花仪式也彰显了梅州地区的历史沿革和文化积淀。在仪式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梅州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体验到梅州人民的深厚情感和传统习俗。总之，梅州香花仪式的发展历程是梅州地区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它不仅丰富了香花仪式的内涵，使其更加多样化和文化，同时也展示了梅州人民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梅州香花仪式代表着梅州地区的独特魅力，它是梅州人民对祖先崇拜和敬意的一种表达，也是对梅州地区历史沿革和文化积淀的一种见证。

第二节 梅州香花仪式与百越、畬族文化

梅州的香花仪式，就如同一股洪流汇入这个相对封闭的地区，逐渐融合并影响了这里的客家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外来的香花仪式犹如不断流淌的小溪，渗透并丰富了梅州的文化元素，包括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方面。然而，在这个积聚起来逐渐成型的梅州香花仪式中，也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文化源头，那就是当地根植已久的传统信仰体系。

客家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且也受百越（属壮侗语族）、畬瑶（属苗瑶语族）两个民族文化在南方地区的影响。梅州香花仪式上与客家人相关的丧葬习俗，有一些就是源自于这两个少数民族的传统信仰。如，客家地区就有“买水”沐尸的习俗，即亲人亡故，子孙在河边烧纸钱，往河里放铜钱，用瓦罐接水来沐尸。此风俗源于越人族属“西原蛮”，史称壮族先人“西原蛮”的传统信仰。

此外，二次葬在客家地区较为普及，这种习俗是从畬瑶的洗骨葬中衍生出来的。笔者还特别了解到，在当代，香花僧、斋嫫有时也会应子女之邀，到祖屋举行二次葬的香花仪式，以供亡故的旅居海外的华人超度亡灵之用。二次葬和“买水”沐尸，都有悖于中原人的丧葬风俗，所以这应该是受越族和畬族影响最显著的客家人的丧葬风俗。

第三节 梅州香花产生的宗教文化历史背景

任何宗教形态都有一个原生点，然后沿着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所谓时

间的展开，乃是历史的进程，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一步一步成长变化，或从小变大，或由弱变强；所谓空间的展开，乃是地域的扩展或转移，比如佛教从印度产生后向中亚和东南亚传播扩展，之后又从中国传布东亚。这种传播无论是扩展还是转移，佛教的思想和仪轨都有了诸多变化。我们在解析宗教文化现象时，既要从它的原生点着眼，阐释它的信仰“基因”，同时又要关注这种宗教文化形态在时空演变中所受到的不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渗透，甚至“改造”。

梅州香花的产生发展过程同样显现了上述宗教文化发展的规律性。梅州香花作为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宗教文化现象，必然离不开其所处的宗教文化历史背景。在第一章对梅州香花的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出梅州香花跟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古代佛教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研究成果中，学者们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政权体制下，佛教是否能够得以发展，跟历代帝王及其相关统治集团对佛教的态度密切相关。周齐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找到了原典的论据，即“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为”。因此，梅州香花虽然兴起于明末清初，但是当我们追溯它的宗教文化历史渊源时，就不能不研究明王朝的宗教政策，更不能不研究朱元璋的佛教政策。

第四节 梅州香花的社会来源

梅州香花不是佛教团体，它虽然也有仪式专家，也有信徒，但没有出家的修行人。它的仪式专家和骨干信徒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由此结成的社会网络也比较复杂。

康熙年间，万礼、道宗成立天地会（内称洪门三点会）反清复明。对外活动

时，打香花僧的旗号，形成天地会香花僧兵。天地会弟子以道场法事为掩护，宣传教义，招募弟子，筹集资金开展反清复明活动。战时为兵，闲时为僧，禅武同修，礼佛杀贼，空前壮大。

此外，梅州香花的社会来源还包括以下群体。

迁徙群体：随着迁徙过程和移民到异族地区，北人带来了中原丧祭文化和习俗。客家人的迁徙过程和组织结构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群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带来了中原文化，因此将之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始终加以保护和传承。梅州香花仪式汲取了大量中原丧祭习俗和孝悌文化元素。

社会力量：主要为大量的文人、秀才、举人、进士，他们屡考不得及第，闲居乡下，编写了大量的儒家孝悌文化的诗歌、山歌（梅州）、歌册（福建）、戏曲（潮汕），这些内容被引入香花仪式中，形成了香花仪式中的“劝世文”俗讲。

受众群体：即客家群体，由于客家人的文化意识、核心精神、民俗习惯、宗教崇拜等多元文化的影响，使得客家人相信三世说、相信六道轮回、相信善恶有报、相信神通之力、知道悔罪积德、懂得延寿荐亡。在客家人的观念中，做香花与否成为衡量孝主社会道德的标准，在家中如有老人去世孝主不做香花将承担不孝的恶名，使宗族荣誉受损。因此，几乎所有的客家人办丧事都采用香花的形式。

第四章 寺庙世俗化发展与香花仪式的定型

第一节 梅州佛教世俗化在《楚香馆杂缀撮抄》中的表现

围绕寺庙世俗化发展与香花仪式的定型,可以从梅州佛教世俗化的表现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根据《楚香馆杂缀撮抄》中的分析,清末以来,梅州佛教逐渐向世俗化发展。这一趋势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规范上,如斋戒、守庵等的改变,还表现在寺庵更加紧密地融入地方社会。尤其是在民国初年,庙产入学的风潮出现,使得香花艺术因佛教在梅州的世俗化而再次获得发展。

通过对《楚香馆杂缀撮抄》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清末时期,梅州佛教经历了一场世俗化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仅体现在佛教徒的日常生活中,也深刻地影响着寺庵与当地社会的关系。梅州佛教的世俗化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包括斋戒和守庵这些日常生活规范的改变。以前,斋戒和守庵是佛教徒必须遵守的戒律,但在清末时期,梅州佛教开始逐渐放宽这些规定,使得寺庵的生活更加世俗化。

除了日常生活规范的改变,梅州佛教的世俗化还表现在寺庵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上。在过去,佛教寺庵往往与社会相对独立,很少与周围的社会互动。然而,在清末时期,随着社会的变迁,寺庵逐渐融入到当地社会中。它们变得更加密切地与地方社会联系在一起,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融入主要体现在寺庵与民众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在庙产入学的风潮中。

庙产入学是指将寺庙的产业用于办学,为当地的孩子提供教育机会。在民国初年,庙产入学在梅州地区非常盛行,许多佛教寺庵都开设了学校。这一现象使

得香花艺术因佛教的世俗化而再次获得发展。庙产入学的兴起使得寺庵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从而有更多的资源用于支持香花艺术的发展。同时，学校也成为了香花艺术的培养基地，为年轻一代传承和发展这一传统艺术提供了机会。

综上所述，在围绕寺庙世俗化发展与香花仪式的定型这一主题下，通过对梅州佛教世俗化在《楚香馆杂缀撮抄》中表现的分析，可以得出清末以来梅州佛教日益趋向世俗的结论。这一趋势不仅在斋戒、守庵等日常生活规范的改变中体现，也表现在寺庵更加紧密地融入地方社会，尤其是在民国初年庙产入学的风潮中。庙产入学的兴起不仅改善了寺庵的经济状况，也为香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香花艺术在佛教世俗化的背景下得到了再次的发展。

第二节 香花小庙中僧侣生活的变化情况

香花小庙中僧侣生活的变化情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群体加入了这个小庙。这个女性群体给小庙带来了独特的风貌和氛围，同时这一群体完全排除了形成了以寡妇、贞女为特征的佛教团体。这个变化逐渐地取代了曾经在梅州出现的比丘尼僧团。

这个女性群体的加入对小庙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们的存在使得小庙的环境变得更加多元化，充满活力。不再局限于男性僧侣的凝重和庄严，女性群体给小庙注入了一股新的生命力。她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践行佛法，为小庙注入了一份柔和而温馨的氛围。

随着女性群体的加入，小庙的日常事务也发生了改变。以往由男性僧侣主导的仪式和活动现在更多地由女性群体负责。她们积极参与到佛教仪式的筹备和执

行过程中，展示出她们对佛教的热爱和执着。她们的参与不仅丰富了小庙的活动内容，也为其他信众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机会。

女性群体的加入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曾经，比丘尼僧团在梅州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群体逐渐取代了比丘尼僧团的位置。她们通过努力和不懈地追求，在香花小庙中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和声音。她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小庙的面貌，也为佛教团体带来了崭新的风向。

总的来说，香花小庙中女性群体的加入对僧侣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们的存在使得小庙的生活更加多元化和充满活力。女性群体的参与改变了小庙的日常事务，为信众提供了更多参与的机会。她们的到来也标志着以往的佛教团体逐渐被取代，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香花小庙中开启。

第三节 香花仪式在整个发展和传承过程当中出现的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

梅州客家人的信仰体系融合了汉族文化和中国民间信仰的共同性。然而，在面对不确定的情况和新接触的宗教文化时，他们选择将这些神明纳入自己的信仰体系，以获取更多的神灵保护。这也导致客家人形成了许多特殊标识的俗神俗佛。

在梅州客家人的宗教信仰体系中，不同的神灵象征着不同的意义和职责。例如，土地神是客家人崇拜的重要对象之一，代表着土地的力量和保护作用。客家人相信土地神能够保护他们的家园和作物，使他们能够生活安稳和富足。

此外，客家人还崇拜许多其他的神灵，如财神、福神、喜神等。他们相信通过崇拜这些神灵，可以获得好运和平安。财神被视为财富和繁荣的象征，客家人

希望他能给他们带来财富和成功。福神和喜神则代表着幸福和喜悦，客家人相信崇拜他们能够带来幸福和快乐的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客家人的宗教信仰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融合了众多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既是汉族文化的延续，也吸收了其他民族和地区的宗教信仰。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使得梅州客家人的宗教信仰体系更加丰富和独特。

值得一提的是，梅州客家人的宗教信仰体系不仅仅是一种精神追求，更是一种文化传承。通过信仰和崇拜，客家人传承着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将它们代代相传下去。这也为他们的社区和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总之，梅州客家人的宗教信仰体系是一个丰富多样的文化体系，融合了汉族文化、民间信仰和新接触的宗教文化。这个体系代表着客家人对神明的崇拜和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态度。它不仅是一种精神追求，更是客家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承载着他们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通过宗教信仰，梅州客家人寻求神灵的保佑和庇佑，希望能够获得好运和平安。这种信仰体系不断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许多特殊标识的俗神俗佛，象征着客家人对不同事物的崇拜和追求。在客家人心中，宗教信仰既是一种精神力量，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将代代相传，为客家人的社区和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第五章 20 世纪佛教香花仪式的更新和走向的阐明

第一节 梅州客家香花佛事的现存情况

佛教香花是一种在梅州客家地区流传的佛教科仪，它是客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独特宗教文化载体，深深扎根于客家民间的传统习俗。目前在客家地区广泛流传的有 30 多套香花仪式。

在过去，香花派的僧尼们通常住在寺院中出家修行，但后来他们转变为住家僧人，可以结婚并吃荤食。在我国传播开来的香花派仅有潮州和客家两大派系。他们平常的生活和普通人没有太大区别，可以吃荤食，留发结婚。只有在办法事时，他们才会身穿袈裟僧帽，像真正的和尚一样。法坛上挂着佛像，诵经念佛经。整个仪式的形式融合了道教、儒教以及民间宗教的元素，仿佛一场戏剧演出，甚至有判官的打扮。尤其是潮州的香花法事就像一出潮剧，香花僧尼们唱歌、哭泣，令人动情甚至落泪。

在中国农业社会时期，娱乐活动相对较少，民间的婚丧习俗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交平台，让整个小区的人们一起参与娱乐和悲伤。而民间佛教和道教的法事就吸收了来自民间歌舞戏剧的元素，因此在香花仪式中常常出现许多悲伤和娱乐性质的环节。这些环节通过歌唱、舞蹈等形式，让人们能够表达内心的情感，又增添了欢乐气氛。这种独特的文化表达方式，不仅使参与者能够感受到宗教仪式的庄严与神圣，还让他们在欢乐与悲伤之间找到情感共鸣和宣泄的出口。

香花派的仪式完成了一个亡者在形体消逝后进入后代追忆行列的进程，同时

也成为人们开始正常生活的微妙表达，它已经不是纯粹的阴事，而真正成了旧人仙逝之后一代新人与屋外的世界进行关系调整、人际交往的开始。通过“做香花”，彼此的心灵裂痕可以得到弥补，也可能因为一个生命的结束得到重新组合而趋于再次和谐。“香花”极力强调并动用各种方式渲染的正是这种质朴而一般的心理需求。可以说，“香花”对生者的劝慰功能甚至大过对死者的超度。

香花派的宗教信仰与活动与正统的禅宗寺院派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其创造了许多独特的法事仪规，并引入了丰富多样的道具，使得佛事活动形式更加丰富多彩，热闹非凡，极具吸引力。此外，香花派还吸收了道教、民间宗教以及儒教的某些成分。

在香花派的法事仪规中，可以看到一些独创的元素。相比于传统的禅宗寺院派，香花派增加了许多新的仪式和程序。例如，他们可能会在佛事活动中加入独特的歌舞表演，旨在向佛陀表达敬意和感恩之情。这种形式的独创性使得香花派的佛事活动充满了生动和活力，给参与者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与此同时，香花派的法事活动还引入了大量的道具。这些道具包括各种不同的香花、蜡烛、佛像、经书等。这些道具不仅仅是用来装饰场所，更是象征着虔诚和敬意。香花派的信徒相信，通过使用这些道具，他们可以更好地与佛陀建立联系，并向佛陀祈福、祈求保佑。

香花派的宗教信仰和活动形式不仅仅受到了禅宗寺院派的影响，2020年9月8日，农历七月二十一日，是普庵祖师菩萨的圣诞日。他是汉传佛教里唯一自创咒语的成就者，很多人对于普庵祖师菩萨都非常陌生。普庵祖师，俗姓余，名印肃，号普庵，世居宜春县石里乡太平里，即今宜春市袁州区慈化镇余坊村。唐时，精通风水的司马头陀和尚，曾到此地，并留下钤记云：南山有个七星嶂，亥

脉宜丙向，面前峰秀似悬幡，佛祖不为难。果然，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11月27日，余坊村一户余姓人家室内祥光烛天，隐现莲花，普庵出世了。普庵祖师出生时，莲花生于他家稻田的阡陌上。七岁时，梦见有一名梵僧，用指点它的胸曰：“他日将自悟取。”第二天醒后看时，胸被点之处成了朱砂色。普庵禅师是禅宗（临济）第十三代祖师，是一位大彻大悟的大禅师，以度黎民百姓为主。其开示与神迹，广行于教界民间。著有《普庵印肃禅师语录》三卷。其《普庵咒》可消灾解厄，常予持诵可令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繁殖、万事如意。《普庵咒》是由许多单音参差组合，构成一个自然的旋律，犹如天地人相互的交融，令人自然进入清净空灵的境界，并能与普庵禅师有求必应的菩萨精神感应道交，念诵起来非常灵验。《普庵咒》收录进《禅门日诵》功课读本内，为禅门必读咒语之一。《楞严经》云：八地菩萨以上乃可自说咒语。而普庵祖师菩萨，就亲口说了一个咒语——普庵咒。值普庵祖师圣诞纪念日，诵念《普庵咒》祈愿国家人心和谐，国民安泰，祈愿世界和平，宇宙祥和无浊障。

无疑禅宗寺院派对于香花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香花派是一种寺庙宗教组织，其信仰中融合了佛教禅宗的理念和传统中国民间信仰的元素。禅宗寺院派的教义和修行方法对香花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宗教信仰方面，香花派继承了禅宗寺院派的信仰体系，强调修行者与佛陀的直接连接。他们相信通过默观、默念佛号等修行方式，可以达到开悟的境地。此外，香花派还融入了民间信仰中对神灵的崇拜，认为神灵可以保佑人们的生活平安和幸福。在活动形式方面，香花派的仪式和禅宗寺院派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定期举行法会，供奉佛像，诵经念佛，诵经时常常使用香花，以示虔诚。这些仪式不仅是信众与佛陀和神灵交流的方式，也是对禅宗寺院派传统的延续和传承。然而，香花派在宗教信仰和活

动形式上也有其独特之处。他们更加注重个体的感悟和体验，强调内心的平静与净化。与禅宗寺院派相比，香花派更加注重信众的日常生活，强调修行与现实世界的结合。总的来说，香花派的宗教信仰和活动形式不仅仅受到了禅宗寺院派的影响，还融入了民间信仰的元素，并在信仰体系和仪式形式上有所创新。这种综合性的发展使得香花派成为一个具有独特特色的寺庙宗教组织，与此同时还吸收了道教、民间宗教以及儒教的一些成分。这使得香花派的宗教活动更加多元化和综合化。例如，在一些法事活动中，香花派的信徒可能会借鉴道教仪式中的某些元素，如舞龙舞狮等，以增添喜庆和欢乐氛围。此外，他们也可能融入一些儒教的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性。

总之，香花派的宗教信仰与活动形式与传统的禅宗寺院派有着明显的不同。通过独创的法事仪规、丰富多样的道具以及吸收其他宗教成分，香花派的佛事活动呈现出热闹非凡、多彩多样的特点，极具吸引力。这种多元化和综合化的宗教体验使得香花派在信徒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香花僧可以吃荤，衣、帽、鞋，都和丛林派有别。晚清、民国以来，有些香花僧还结婚成家。

香花佛教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客家文化的另类奇葩。梅州慈云宫作为梅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把梅州佛教香花作为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在全球范围内，佛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当它传入中国后，经过数个世纪的演变与发展，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中心的多种佛教流派与体系。

目前，香花科仪中的“席狮舞”“饶钹花”已分别列入国家非物质遗产项目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保护，“打莲池”“鲫鱼穿花”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丧祭仪式是对死亡观的外化形式，既意味着个体生命的终结，也为生者情感提供了安慰。它不仅是人们在最后阶段超越凡尘的实际途径，同时也反映了特定群体对于死亡的看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丧祭仪式程序十分繁复，其详细过程被记录在《礼仪》《礼记》《周礼》等文献中，被视为历代丧礼的指南。佛教的相关仪式之所以能够融入丧祭习俗中，一方面源于其文化心理基础，另一方面则与特定的社会背景有关。佛教的死亡观念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改变中国传统丧祭仪式方面主要展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思想上将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孝道思想纳入其中，使丧祭礼仪的对象从仅限于血亲扩大到六道众生；另一方面则在形式上引入了斋会、香花和各种追荐度亡的方式，为中国传统丧俗注入了新的内涵。

佛教的参与以及佛教仪轨的引入，使香花仪式得到更加规范化，有了明确的规则可循，逐渐演变成了客家人遵循的丧祭仪式。这是佛教与中国传统信仰和儒家观念相互交融的重要结果，它将超度亡魂、孝养父母、求净土往生、寻求现世利益等诸多目标合而为一，被世俗社会广泛接受并流传至今。

第二节 佛教香花在僧侣传承、生活规范等多方面出现的问题

我们可以感受到宗教和艺术在梅州客家地区发挥着凝聚人心和改造族群的作用。佛教在这里既能融入社会各阶层，也能超越尘世的纷扰，既具有影响人们行为的力量，又展现出超脱尘俗的包容性。因此，佛教形成了一支独特的族群，特别是传统佛教因为其教义规范和在中国上千年的传承，更是突显出了“社会边界”的特征。在传统中国，由于政治伦理的限制，宗教的追求受到了限制。佛教

界存在着对修行和仪式的争论，坚守前者的僧团则面临生存困境；而过分追求后者，则会导致僧团境地堕落。当然，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坚守前者也能带来内心的自由；而过分追求后者，则意味着追逐功利，忽略了宗教生活之外的重要性。明清以来政府教僧制度下产生的赴应僧体系，虽然接受了官方和正统佛教的管理，终究是官方行政制度在佛教僧团与民众之间所做的权宜方式，因此，佛教不可避免地陷入佛教戒律、世俗生活交互循环的怪圈。这也正是佛教僧团与其他阶层不同而又能彼此结合的“社会边界”。

而在粤东，梅州客家香花除了来自佛教由来已久的边界特征外，还有来自广府、潮汕对峙的“地理边界”，同时，基于这一区域民众自身认可的语言、生活、宗族等因素而出现的族群边界。显然，宗教成为民众心灵凝聚的重要因素，佛教香花的族群特征很自然地影响了梅州民众在文化心理的“边界”，佛教在梅州基层的不断地域化实际也是客家族群观念不断被赋予和强化的过程。

今天，佛教香花在僧侣传承、生活规范等多方面均出现了很多问题，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弊端，但是，毫无疑问，香花艺术已经成为梅州客家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曾经为香花艺术的创造和变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宗教化、世俗化，在今天而言，已经成为能否传承下去的重要因素。在香花赴美表演的排练过程中，组织者一方面绝对尊重香花艺术的表演规范和组合原则，力图通过原汁原味的唱、念表演，凸现香花艺术的精华；另一方面也充分注意到了佛教之于香花的意义，在场面设置过程中，将香花仪式设置在斯坦福大学的纪念教堂中，并通过更加庄严的佛堂摆设，呈现香花作为佛教仪式的整体风韵。这实际上将历史上曾经为香花艺术的成型发生过重要影响的要素，相互统一，针对当前的问题而不断地进行校正，这显示是当代梅州香花必然要面对的。因为，失去了佛教背景，

沦为民俗生活的香花只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趋于消亡；失去了梅州客家的民俗背景，佛教香花也很难完美地嵌入客家人的生活。作为宗教艺术的香花，在当代的能够实现转型，能够充分张扬佛教救度、民间劝善的功能，显然需要在历史的经验中汲取更多的参照。

佛教香花作为梅州客家地区的宗教文化载体，融合了客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精华，通过举办香花仪式让人们感受到宗教的力量与神秘。这种仪式不仅是宗教活动，也是一种民间娱乐和表达情感的平台，为人们提供了交流与欢聚的时刻。在传承和发展中，佛教香花仍然保持着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共同体验这种融合了宗教、戏剧和文化的独特盛宴。

第六章 结语

香花仪式的引入使得梅州这个地方充满了不一样的宗教氛围，这种外来的文化既有客家人的乡土文化，又有传统的信奉。同时，它还受到了百越和畲族的文化影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整体。但是，人类文化与这种自然的交融的过程基于各自不同维度的文化元素，因此很难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一个独立的文化系列。要完成这种文化上的交融，必须要有地方精英进行文化结合，并且通过这种整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梅州香花仪式包含外来宗教文化、客家文化、传统信仰以及当地百越和畲族的文化元素。这种混合文化成为梅州独特的文化符号，更好地反映这个地方的多元文化特点。

在文化传播和传承中，有效的文化载体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既可以作为一种宗教情感上的疗愈剂，还能以宗教群体广受欢迎的形式存在。因为艺术承载着精神的深刻内涵，它可以以更具体、生动和容易理解的方式传达文化价值观，因此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梅州香花仪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仪式中融入了各种民歌、山歌、民俗彩绘以及民间武术表演等多种民间艺术形式。这不仅实现了审美上的娱乐和文化享受，同时也在艺术层面上获得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宗教仪式所传达的宗教内涵更容易被普通百姓所接受和理解。正是由于这种富有浓厚地方文化特色的宗教仪式，它在广东梅州侨乡客家地区扎根深远，并世代传承至今。

引用书目

专书

1. 李国泰，《梅州客家“香花”研究》，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
2. 王馥，《佛教香花——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与地方社会》，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
3.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期刊

1. 关杰、杨韬，〈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看广东梅州客家《香花》仪式中音乐的运用〉，《哈尔滨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页141-150。
2. 张小燕，〈众溪汇潭：广东侨乡梅州客家香花仪式的文化源头分析〉，《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6期，页142-148。
3. 张小燕，〈梅州客家香花仪式的研究状况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反思〉，《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5期，页82-89。